

卷十五

拍案驚奇卷一

轉運漢遇巧洞庭紅
波斯胡指破龍龍殼

詞云

日日深杯酒滿。朝朝小圃花開。自歌自舞自開懷。且喜無拘
無礙。青史幾番春夢。紅塵多少奇材。不須計較與安排。領
取而今現在。

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。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

總有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。試看往古來今。一部十七史

多難豪傑。該富的不得富。該貴的不得貴。龍文的倚馬

看時。幾張紙。盡不完。能武的穿楊百步。用不着

煮不熟飯鍋。最是那癡呆懵懂。生來有福分的。隨他

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
撰者 明 凌濛初 撰
卷 卷十五
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短篇小說
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38
編號 D8622600

藍色首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22600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38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

作對。假若有人恃強。他便出奇計以勝之。種種快事。未可枚舉。如今且說他一節助友贖產的話。錢塘人有个姓李的人。雖習儒業。尚未遊庠。家極貧寒。事親至孝。與賈秀才相契。賈秀才時常周濟他。一日賈秀才邀李生飲酒。李生到來。心下快快不樂。賈秀才疑惑。飲了數巡。忍耐不住。開口問道。李兄有何心事。對酒不歡。何不使小弟相聞。或能分憂萬一。未可知也。李生歎曰。武道小弟有些心事。別個面前也不好說。我兄垂問。敢不實言。小弟先前曾有小房一所。在西湖口昭慶寺左側。約值三百餘金。爲因負了寺僧慧空銀五十兩。積上三年本利。共該百金。那和尚却是好利的。先鋒趨勢的元帥。終日索債。小弟手足無措。只得將房子住與他。要他幾足三百金之價。那和尚知小弟別

值

無他路。故意不要房子。只顧索銀。小弟只得短價將房准了。馬路處分。找得三十兩銀子。纔交得過。和尚就搬進去住了。小弟自同老母搬往城中。賃房居住。今因主家租錢。連年不楚。他家只來催小弟出屋。老母憂愁成病。以此煩惱。賈秀才道。元來如此。李兄何不早說。敢問所負彼家租錢幾何。李生道。每年四兩。今共欠他三年租價。賈秀才道。此事一發不難。今夜且盡歡。明早自有區處。當日酒散相別。次日賈秀才起个清早。往庫房中取天平。秤勾了一百四十二兩之數。着个僕人跟了。逕投李生處來。李生方纔起身梳洗不迭。忙叫老娘煮茶。沒柴沒火的。弄了一早起。煮不出一個茶。賈秀才會了他的意。忙叫僕人請李生出來。講一句話就行。李生出來道。賈兄有何見教。俯賜虛

銀

臨賈秀才叫僕人將過一個小手盒。取出兩包銀子來。對李生道。此包中銀十二兩。可償此處主人。此包中銀一百三十兩。兒可將去與慧空長老贖取原屋居住。省受主家之累。且免令堂之憂。并兒栖身。亦有定所。此小弟之願也。李生道。我兒說那里話。小弟不才。一母不能自贖。貧困當自受之。屢承周給。已出望外。復爲弟無家可依。乃累仁兄費此重資。贖取原屋。即使弟居之。亦不安穩。荷兄高誼。敢領租價一十二金。贖屋之資。斷不敢從命。賈秀才道。我兒差矣。我兩人交契。專以義氣爲重。何乃以財利介意。兒但收之。以復故業。不必再卻。說罷。將銀放在桌上。竟自出門去了。李生恍然出來。叫道。賈兄轉來。容小弟作謝。賈秀才不顧。竟自去了。李生心下想道。天下難得這樣義友。我若

有

不之休的。休心決反不快。且將去取贖了房子。若有得志之日。再厚謝之。當下將了銀子。與母親商議了。前去贖屋。到了昨晚。寺左側書房門首。進來問道。慧空長者在麼。長老听得。只道是牛麼。施主到來。慌忙出來迎接。却見是李生。把這足恭身分。多般做冷淡的腔子。半吞半吐的施了禮。請坐。也不討茶。李生却將那贖房的說話說了。慧空便有些變色道。當初賣屋時。不曾說過後來要取贖。就是要贖。原價雖只是一百三十兩。如今我們又增造許多披屋。裝折許多材料。值得多了。今官人須是補出這些帳來。任憑取贖了去。這是慧空分明曉得李生拿不出銀子。故意勒措他。實是何曾添造什麼房子。又道是人窮志窄。李生聽了這句話。便認爲真心。下想道。難道還又去要買兒找

足銀子取贖不成。我原不願受他銀子贖屋。今落得借這個名頭。只說和尚索價太重。不容取贖。還了買兒銀子。心下也到安穩。即便辭了和尚。走到賈秀才家裡來。備細述了和尚言語。賈秀才大怒道。耐這秃廝。恁般可惡。僧家四大具空。反要瞞心昧己。圖人財。當初如此賣。今只如此贖。緣何平白地要增價銀錢財。雖小。情理難容。撞在小生手裡。待作個計較處置他。只怕他不容我贖。當時留李生喫了飯。別去了。賈秀才帶了兩個家僮。逕走到昭慶寺左側來。見慧空家門兒開着。蹣跚進去。問着個小和尚。說道。師父陪客喫了幾杯旱酒。在樓上打盹。賈秀才叫兩個家僮住在下邊。信步走到胡梯邊。悄悄躡將上去。只見得軒窗之聲。舉目一看。看見慧空脫下衣帽。熟睡樓上。四面

有窗多關着。賈秀才走到後窓縫裡一張。見對樓一個年少婦人。坐着做針指。看光景是一個大戶人家。賈秀才低頭一想。道計在此了。便走過前面來。將慧空那僧不僧帽穿着了。悄悄地開了後窓。噙着臉。與那對樓的婦人。百般調戲。直惹得那婦人羞燥。跑下樓去。賈秀才也仍復脫下衣帽。放在書處。悄悄下樓自回去了。且說慧空正睡之際。只听得下邊兵兵之聲。一直打將進來。十來個漢子。一片聲罵道。賊秃驢。敢如此無狀。公然樓窓對着我家內樓。不知迴避。我們一向不說。今日反大膽把俺家主母調戲。送到官司。打得他逼直。我們只不許他住在這裡罷了。慌得那慧空手足無措。霎時間眾人趕上樓來。將家火什物。打得雪片。將慧空罩身衣服。扯得粉碎。慧空道。小僧何嘗敢

向宅上看一看。眾人不由分說。夾嘴夾面。只是打罵道。賊禿。你只搬去便罷。不然。自見一遭。打一遭。莫想在此處站一站。脚將慧空亂叉出門外去。慧空聽得那人家是郝上戶家。不敢分說。一溜烟進寺去了。賈秀才探知此信。知是中計。暗暗好笑。過了兩日。走去約了李生。說與他這些緣故。連李生也笑。个不住。賈秀才即便將了一百三十兩銀子。同了李生。尋見了慧空。說要贖屋。慧空起頭見李生一身言不驚人。貌不動眾。另是一般說話。今見賈秀才。是个富戶。帶了家僮到來。况剛被郝家打慌了的。自思留這所在。料然住不安穩。不合與郝家內樓相對。必時常要來尋我。不是由他贖了去。省了些是非。罷便一口應允。兌了原銀一百三十兩。還了原契。房子卻與李生自去管理。那慧

那慧空
以下至自
去管理
六行後

空起頭見李生一身言不驚人。貌不動眾。另是一般說話。今見賈秀才。是个富戶。帶了家僮到來。况剛被郝家打慌了的。自思留這所在。料然住不安穩。不合與郝家內樓相對。必時常要來尋我。不是由他贖了去。省了些是非。罷便一口應允了原銀一百三十兩。還了原契。房子付與李生自去管理。那慧空要討別人便宜。誰知反喫別人弄了。此便是貪心太過之報。後來賈生中了。直做到內閣學士。李生亦得登第做官。兩人相契至死不變。正是量大福也大。机深禍亦深。慧空空昧已。賈實有仁心。這却還不是正話。如今且說一段故事。乃在金陵建都之地。魚龍變化之鄉。那金陵城傍着石山築起。故名石頭城。城從水門而進。有那秦淮十里樓臺之盛。那湖是昔年秦始皇開掘的。故

金陵城傍着石山築起。故名石頭城。城從水門而進。有那秦淮十里樓臺之盛。那湖是昔年秦始皇開掘的。故

著秦淮湖水。通着揚子江。早晚兩潮。那大江中百般物件。每每隨潮勢流將進來。湖裡有画舫名妓。笙歌嘹亮。仕女喧嘩。兩岬柳陰夾道。隔湖画閣爭輝。花欄竹架。常憑韻客聯吟。綉戶珠簾。時露嬌娥。半面酒館。十三四處茶坊。六七八家。端的是繁華勝地。富貴各邦。說話的只說那秦淮風景。浸些來歷。看官有所不知。在下就中。單表近代一个有名的富郎。陳秀才。各疇在秦淮湖口居住。娶妻馬氏。極是賢德。治家勤儉。陳秀才有兩個所在。一所庄房。一所住居。都在秦淮湖口。庄房却在對湖。那陳秀才專好結客。又喜風月。逐日呼朋引類。或往青樓闖妓。或落遊船飲酒。幫閒的不離左右。筵席上必有紅裙。清唱的時供新調。修癖的百樣騰那。送花的日逐薦鮮。司厨的多方獻果。又道是列之所在。無所不趁。為因那陳秀才是个撒漫的。都照管。所以那些眾人。多把做一場好買賣。齊來趨奉他。若是無錢。慳吝的人。休想見着他。每的影。那時南京城裡。沒一个不曉得陳秀才的。

陳秀才又吟得詩。作得賦。做人又極溫存。幫襯合衙衙中妙妹。也沒一个不喜。歡陳秀才的好。不受用。好不快樂。果然是朝朝寒食。夜夜元宵。光明如隙駒。陳秀才風花雪月了七八年。將家私弄得快乾淨了。馬氏每每苦劝。只是旧性不改。今日三。明日四。雖不比日前的鬆快容易。手頭也還捱湊得來。又花費了半年。把如今却有些急迫了。馬氏倒也看得透。道索性等他敗完了。倒有個住場。所以再不去劝他。陳秀才燥慣了脾胃。一時那里裏得轉。却是沒銀子使用。眾人攬掇他。寫了一紙文契。往那三山街開解舖的。徽州衛朝奉處。借銀三百兩。那朝奉又是一個不愛財的魔君。終是陳秀才的名頭。還大。衛朝奉不怕他還不起。遂將三百銀子借與。三分起息。陳秀才自將銀子依旧去

花費不題。却說那衛朝奉。平素是個極刻剝之人。初到南京時。只是一個小小解舖。他却有百般的酥心取利之法。假如別人將東西去解時。他却把那九六七銀子。充作紋銀。又將小小的等子秤出。還要欠幾分等頭。後來贖時。却把大大的天平。充將進去。又要你我是充頭。又要你補勾成色。少一絲時。他則不發貨。又或有將金銀珠寶首飾來解的。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數。便一橫二樣。暗地裡打造來。換了粗珠。換了細珠。好空換了低石。如此行事。不能細述。那陳秀才這三百兩債務。衛朝奉有心要盤他這所庄房。等閒再不叫人來討。巴巴的盤到了三年。本利却好一個對合了。衛朝奉便着人到陳家來索債。陳秀才那時已弄得甕底杯乾。只得收了心。在家讀書。到說衛家索債。心

裏沒做理會處。只得三回五次回說不在家。待歸時來討。又道是怕見的是怪。難躲的是債。是這般回了幾次。他家也自然不信了。因朝奉遂日着人來催逼。陳秀才則不出頭。衛朝奉只是着人上門坐守。甚至以惡語相加。陳秀才忍氣吞聲。

一是有錢神也怕。

到得無錢鬼亦欺。

早知今日來忍辱。

却悔當初大燥脾。

陳秀才喫儘不過。沒極奈何。只得出來與那原中說道。衛家那主銀子。本利共該六百兩。我如今一時間委實無所措置。隔湖這一所生房。約值千餘金之價。我意欲將來准與衛家。等衛朝奉我足我千金之價罷了。刻位與我周全此事。自當相謝。衆人料道無銀得還。只得應允了。去對衛朝奉說知。衛朝奉道。我已

會在他家生裡看過。這所生子。怎便值得這一千銀子。也虧他開這張大口。就是只准那六百兩。我也還道過分了些。你們眾位。怎說這樣話。原中道。朝奉這座庄居。六百銀子也不能勾得他。乘他此時窘迫之際。胡乱我他百把銀子。准子他的生。極是便宜。倘若有一個出錢。主兒買了去。要這樣美產。就不能勾了。衛朝奉聽說。紫脹了面皮道。當初是你每眾人總承我這樣好。主顧。放債放債。本利絲毫不看見面。反又要我拿出銀子來。我又不要屋住。要這所破落房子做甚麼。若只是這六百兩時。便認虧些准了。不然時。只將銀子還我。就叫伴當每隨了原中去。說。眾人一齊多到陳家來。細述了一遍。氣得那陳秀才。目睜口呆。却待要發話。實是自已做錯了事。又沒對付。銀子如何好。

與他手執。只得陪個笑。一面道。若是千金不值時。使我勾了八百金也罷。當初初造時。實費了一千二三百金之數。今也論不得了。再煩列位去通小生的鄙意。則個眾人道。難也難。方纔我們只說得百把銀子。衛朝奉就自變了臉道。我又不要屋住。若要我時。只是還我銀子。這般口氣。相公却說個八百兩三字。一世也不成。陳秀才又道。財原重事。豈能一說便決。衛朝奉見頭次索價太多。故作難色。今又減了二百之數。難道還有不願之理。眾人喫夾不過。只得又來對衛朝奉說了。衛朝奉也不答應。竟變了面皮。竟走進去。喚了四五个伴當出來。對眾人道。朝奉叫我每陳家去討銀子。准房之事。不要說起了。眾人覺得沒趣。只得又同了伴當到陳家來。眾人也不同話。那我個伴當一片。

声道。朝奉叫我們來。坐在這裏等。竟還了銀子方去。陳秀才聽說。滿面羞慚。敢怒而不敢言。只得對衆人道。可爲我婉款了他。家伴當回去。容我再作道理。衆人做歡做好。効了他們回去。衆人也各自散了。陳秀才一肚皮的烏氣。沒處出豁。走將進來。擡臺拍檯。短歎長吁。馬氏看了他這般光景。心下已自明白。故意道。官人何不丟花街柳巷。楚館秦樓。暢飲酣歌。通宵遣興。却在此處。嗟嘆愁悶。也覺得少些風月了。陳秀才道。娘子直恁地消遣。小生當初只爲不聽你的好言。忒看得不財容易。致今日受那徽狗這般嘔氣。欲將那對湖庄房。准典他。要我我二百銀子。討耐他抵死不肯。只顧索債。又着教個伴當。住在吾家坐守。虧得衆人解勸了去。明早一定又來。難道我這所庄房。止值得

這
腹作卷

嘆

找

找

六日銀子不成。如今却又沒奈何了。馬氏道。你當初撒漫時節。只道家中是那無底之倉。長流之水。上干的費用了去。誰知到得今日。要別人我這一百銀子。如此煩難。既是他不肯。特只索准典他罷了。悶做甚的。若像三年前時。再有幾個庄子。也准去了。何在乎。這一個陳秀才。被馬氏教落一頓。嘿。無言。當夜心中不快。喫了些晚飯。洗了腳手。睡了。又道是歡娛嫌夜短。寂寞恨更長。陳秀才自這一件事。在心上。翻來覆去。已不到天明。及至五更雞鳴。身子困倦。癡睡思睡。只聽得家僮三五次進來說道。備家來計銀子。一早起。陳秀才忍耐不住。一骨條扒將起來。請攏了衆原中。寫了一紙賣契。將其處產賣到某處。銀六百兩。將出來交與衆人。衆人不比昨日。欣然接了去。回裏衛

朝奉陳秀才雖然氣憤不過。却免了門頭不清淨。也只索罷了。那衛朝奉也不是不要生房。也不是真要銀子。見陳秀才十分窘迫。只是逼債。不怕那庄子不上他的手。如今陳秀才果然喫逼不過。只得將庄房產。衛朝奉稱心滿意。已無話說。却說陳秀才自那准庄之後。心下好不悽恨。終日眉頭不展。廢寢忘餐。時常咬牙切齒道。我若得志。必當報之。馬氏見他如此說道。不怨自己。反恨他人。別個有了銀子。自然千方百計。要尋出便益來。誰像你將了別人的銀子。落得用的。不知曾幹了一節什麼正經事務。平白地將這樣美產賤送了。難道是別人夾及你的不成。陳秀才道。事到如今。我豈不知自悔。但作過在前。悔之無及耳。馬氏道。說得好听。怕口裡不像心裡。台悔兩字。也是極難

的。又道是敗子若收心。猶如鬼變人。這時節手頭不足。只好縮了頭。坐在家裡怨恨。有了一百二百銀子。又好去風流散漫。優遊來。陳秀才嘆口氣道。娘子兀自不知我的心事。人非草木。豈得無知。我當初。實是不知稼穡。被人鼓舞。朝歌暮樂。耗了家私。今已歷盡淒涼。受人冷淡。還想着風月兩字。真喪心之人了。馬氏道。恁他說來。也还有些志氣。我道你不倒烏江心不死。今已到烏江。這心原也該死了。我且問你。假若有了銀子。你却去做些甚麼。陳秀才道。若有銀子。必先慷慨。買了這庄屋。葺房。那狗一番。出一口氣。其外或開個舖子。或置些田地。隨緣度日。以待成名。我之願也。若得千金之資。也成富了。却那里得這銀子來。只好望梅止渴。画餅充飢。說罷。往榻上一拍。嘆一口氣。馬氏欲

微的笑道。若果然依得這一縷話時。想這千金有甚難之事。陳秀才見說得儘有些來歷。連忙問道。銀子在那里。還是去與人那借。還是去與朋友們結會。不然。銀子從何處來。馬氏又笑道。若那借時。又是一個衛朝奉了。世情看冷煖。人面逐高低。見你這般時勢。那個朋友肯將銀子與你結會。還是求自家屋裡。或者有些活路。也未可知。陳秀才道。自家屋裡。求着死誰的。是非娘子有扶助。小生之處。望乞娘子提撥。指點小生一條路頭。真莫大之恩情也。馬氏道。你平時那一班同坎同黨。知音識趣的朋友。怎沒一個來做保你。一做保。元來今日原只好对着我說什麼提撥。也不提撥。我女流之輩。也沒甚提撥你處。只要與你說一說過。陳秀才道。娘子有甚說話。任憑措置。馬氏道。你如

今當真收心務實了麼。陳秀才道。娘子怎麼說這話。我陳珩若再向花柳叢中着腳時。永遠前程不吉。死于非命。馬氏道。既恁地說時。我便贖此庄子還你。說罷。取了鑰匙。直開到廂房裡。一條黑衙中。指着一個皮匣。對陳秀才道。這些東西。你可將去贖。庄餘下的。可把這我。陳秀才喜自天來。却还有些半信不信。揭開看時。只見雪白的擺着銀子。約有千餘金之物。陳秀才看了。不覺掉下淚來。馬氏道。官人爲何悲傷。陳秀才道。陳某不肖。將家私蕩盡。賴我貧妻熬清守淡。積攢下借多財物。使小生恢復故業。實是枉爲男子。無地可自容矣。馬氏道。官人既能改過自新。便是家門有幸。明日可便去贖取庄房。不必遲延了。陳秀才當日歡喜無限。過了一夜。次日着人請過舊日這幾個原中去。

找

對衛朝奉說。要充還六百銀子。贖取庄房。衛朝奉却是得了便宜的。如何肯便與他贖。推說道。當初准與我時。多是些敗落房子。荒蕪地基。我如今添造房屋。修理得錦七簇七。週迴花木栽植得整七齊七。却便原是這六百銀子贖了去。他倒安穩。若要贖時。如今當真要我足一千銀子。便贖了去。衆人將此話回報了陳秀才。陳秀才道。既是恁地。必須等我親看一看。果然添造修理。估值幾何。然後量我便了。便同衆人到庄裡來。問說朝奉在麼。只見一個養娘說道。朝奉却纔解舖裡去了。我家內眷在裡面。官人們沒事不進去罷。衆人道。我們畧在外邊踏看一看。不妨。養娘放衆人進去。看了一遭。却見原只是這些旧屋。不過補得幾處地板。築得一兩處漏點。修得三四根折欄杆。多是有

效。看得見的。何曾添了甚麼。陳秀才回來對衆人道。庄居一無所增。如何却要我添銀子。當初我將這庄子抵債。要他找得二百銀子。他乘我手中窘迫。貪圖產業。百般勤措。上了他手。今日又要反找。將貓兒食。拌貓兒飯。天理何在。我陳某當初軟弱。今日不到得與他作弄。衆位可憐這六百銀子交與他。教他出屋還我。只這等他已得了三百兩利了。衆人本自不敢去對衛朝奉說。却見陳秀才搬出好些銀子。已自酥了半边。把那旧日的奉承腔子。重整起來。都應道。相公說的是。待小人們去說。衆人將了銀子去交與衛朝奉。衛朝奉只說少不肯收。却是說衆人不過。只得收且收了。却只不說出屋日期。衆人道。他收了銀子。大頭目定取了一紙收票來。回房了陳秀才。俱各散訖。過了

幾日。陳秀才又着人去催促出房。衛朝奉知道。必要找勾了修理改造的銀子。便去不盡時。決不搬出。催了幾次。只是如此。推托。陳秀才憤恨之極。道。這厮恁般恃規。若与他經官動府。雖是理上說我不过。未必必得暢快。謾上地尋个計較。他今日又來欺負人。你不搬出去。當初嘔了他的氣。未曾歇得。他今日又來欺負人。此恨如何消得。那時正是十月中旬天氣。月明如晝。陳秀才偶然走出湖房上來步月。閒行了半晌。又道。是無巧不成話。只見泰淮湖裡上流頭。黑洞上。漕將一件物事來。陳秀才注目一看。喫了一驚。元來一个死屍。却是那揚子江中流入來的。那屍却好流近湖房邊來。陳秀才正爲着衛朝奉一事。躊躇默然。自顧道。有計了。有計了。便喚了家僮陳祿到來。那陳祿是陳秀才家

用的人。爲人忠直。陳秀才每事必與他商議。當時對他說道。我受那衛家狗奴的氣。無處出諸。他又不肯出屋。還我怎得个

計較。摆佈他便好。陳祿道。便是官人也是富貴過來的人。又不知是小家子。如何受這些狗奴的氣。我們着不过。常想与他性命相博。与官人洩恨。陳秀才道。我而今有計在此。你須依着我。如此如此而行。自有重賞。陳祿不勝之喜。道。好計。好計。唯上從命。依計而行。當夜各自歇了。次日陳祿穿了一身寬敞衣服。尋了平日与主人家往來得好的陸三官。做了媒人。引他望对湖去。投靠衛朝奉。衛朝奉見他人物整齊。說話伶俐。收納了。揆一間房。与他歇落。叫他穿房入戶使用。且是勤謹得用。過了月餘。忽一日。衛朝奉早起。尋陳祿。叫他買柴。却見房門開着。看時不見

在裡面。各到處尋了一會。則不見他。又着人四處找尋。多回說不見。衛朝奉也不會費了什麼本名。在他身上。也不甚要緊。正要尋原媒來問他。只見陳秀才家三五个僕人。到衛家說道。我家一月前逃走了一個人。叫做陳祿。聞得陸三官領來投靠你家。快叫他出來。隨我們去。不要藏匿過了。我家主見要告狀。理衛朝奉道。便是一月前一個人投靠我。也不曉得是你家的人。不知何故。前夜忽然逃去了。委是沒這人在我家。衆人道。豈有又逃的理。分明是你藏匿過了。哄騙我們。既不在時。除非等我們搜一搜看。衛朝奉托大道。便着你們搜。上不出時。把我幾不面光。衆人一擁人來。除了老鼠穴中不搜過。衛朝奉正待發作。只見衆人發聲喊道。在這裡了。衛朝奉不知是甚事頭。近前來。

看元來在土影處。當出一條死人腿。衛朝奉驚得目睜口呆。衆人一片告道。已定是衛朝奉將我家道人殺害了。埋這腿在這裡。去請我家相公到來。商量去出首。一個人慌忙去請了陳秀才到來。陳秀才大發雷霆。嚷道人命關天。怎便將我家人殺害了。不去府裡出首。更待何時。叫衆人捉了人腿便走。衛朝奉攔路地抖着。攔住了道。我的爺。委實我不會謀害人命。陳秀才道。放屁。這個人腿那裡來的。你只到官分辨去。那富的人怕的是見官。凡是人命。只得求告道。且慢商量。如今憑陳相公怎麼處分。饒我到官罷。怎受得這人沒頭官司。陳秀才道。當日圖我產業。不肯找銀子。的是你。今日占住房子。要我找價的。也是你。恁般強橫。今日又將我家人發誓謀死了他。正好公报私。

仇却饒不得。衛朝奉道。我的爺。是我不見。請願出屋。還相公陳秀才。道你如何說。說你造房屋。你如今將我這三百兩利息。出來還我。修理庄房。寫一紙伏辨。與我。七們便淨了口。將這隻腿。燒化了。此事便泯然無跡。不幾時。今日天清日白。在你家裡。搜出人腿來。眾目昭彰。一傳出去。不到得輕放。過了你。衛朝奉。冤屈無伸。却只要收事。只得寫了伏辨。遞與陳秀才。又得他充。還三百銀子。催他出屋。衛朝奉。無奈。連夜搬往三山街解舖。申去。這里自將腿藏過了。陳秀才。那一日。氣方纔消得。你道衛家。那人腿。是那裡的。原來陳秀才。十月半。步月之夜。偶見這死屍。推來。却叫家人陳祿。取下一條腿。次日。只做陳祿去投靠衛家。却將那隻腿。悄悄地帶入。乘他睡不覺。却將腿去。埋在空中。停

當。依舊走了。回家。這里只做去尋陳祿。將死人腿。搜出。定要告官。他使慌張。沒做理會。只得了。屋去。又要他自送。這這三百銀子。利錢。此陳秀才之妙計也。陳秀才自此恢復了庄。便剩餘財十分作家。竟成富室。後亦學孝廉。不仕而終。陳祿。走在外京多時。方纔重到陳家來。衛朝奉。有時撞着。情知中計。却是房契已還。當日。一時急促中事。又沒個把柄。無可申辨。又畢竟不知人腿來歷。到底怀着鬼胎。只得忍着罷了。這便是陳秀才巧計賺原房的証。有詩為証。

撒漫醋然會破家。

欺貧剝削也難諱。

試椿橫事無端至。

只為生平種毒餘。

所
圖
書

七

不 許 複 製

NOT TO BE REPRODUCED

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